

砚边杂记

如何孕育书香精神

◎ 陆爱斌

一个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精神，一个人要有一个人的精神。有些精神始终贯穿全过程，有些精神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。中华民族的精神便是勤劳勇敢、和谐共处、以人为本、天人合一，并始终贯穿其文明发展的全过程。文化就像一条河流，流过昨天、流在今天、流向明天，书写着文明历史的典籍，就是中华民族的文脉。中华民族历来就有“耕读传家久、诗书继世长”的传统，农耕文明，非耕即读，或耕或读。农耕为了延续生命，读书为了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。那么，我们是否考虑过，以读书为传承生活方式的“书香精神”？

如果一件事上升到精神的层面，那这件事必定可延续、可发展、可升华，一定要付出全身心的精力去孜孜以求、顽强拼搏。2016年底，平湖市成功创建成为全国首批“书香城市”，沉甸甸的匾额，昭示着平湖阅读设施的改善、阅读氛围的浓郁、阅读者数量的扩充。但离真正的书香精神尚有不少差距，那差距又在哪里呢？

对书香精神下一个定义，我想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精神层面的东西毕竟是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。但我有几个要素还是可以概括的，一是留存读书种子，这是书香精神的原点；二是布置合适书房，这是书香精神的形式；三是兴起全民阅读兴趣，这是书香精神的实现方式。当然，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问题，如读书与致富的问题、读书与传承的问题、读书与民族精神的问题等等。读书既是个人行为，又是社会需要；既是人性本质的反映，也是社会秩序的要求。

留存读书种子，这是确保书香精神万无一失的本质所在。北宋诗人黄庭坚云：“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”。此话虽已近千年，却仍震耳发聩、警醒世人。“读书种子”是古人创造的一个颇具文化意蕴的称谓。读书之于文化传承，犹如播种植物种子，有播种才有收获。书香门第，世代相承，读书人就是读书种子的基础。还有我们常讲的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，知识渊博、智慧超群的优秀读书人，更是读书种子的培育对象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读书、崇文尚贤的书香精神，因此，读书种子也能代代相传，绵延不绝。虽然，我们不提倡“悬梁刺股”“凿壁偷光”“囊萤映雪”式的读书方法，但这种精神值得肯定，是读书人追求知识的写照。平湖先贤陆稼书，六岁入学，二十

一岁当私塾教师，不管在何时期，读书总是第一要务。辞官返乡后，在平湖新埭柳口创建尔安书院，讲学著述，兴办教育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留存读书种子。陆稼书先生有句名言：“世上几百岁人家无非积德，天下第一件好事只是读书”。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如《三鱼堂文集》《读朱随笔》《治嘉格言》《松阳讲义》《三鱼堂日记》等。2020年平湖市图书馆以古籍藏本《陆子全书》为底本，与中华书局联手整理、点校、出版了《陆陇其全集》，共计15册，400余万字，成为平湖宝贵的文化财富。陆陇其就是平湖的一个读书种子。

布置合适书房。古语云：“金屋银屋不如有个书屋”。这是家庭、个人融入书香精神的自觉行动。书房是典雅、温馨、静谧的代名词，是知识、修养、传承的主要场所，是书香人家的标配。古代寒窗苦读的学子一般都没有书房，囊萤凿壁的车胤、匡衡更没有书房，但书房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，贫穷的人饕餮不继，也谈不上书房。书房曾一度成了富裕人家、达官贵族的专利。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，生活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住房条件日趋改善。现阶段布置出一个书房是不成问题的，但大部分人家分出一间房子用来打牌，也有一些人家分出一间房子用来养狗，就是放不下一张书桌，匀不出一间书房。

我想书房不需要太大，合适就行。一个书柜，几册书，一个书桌也是不错的。当然，书房的大小与学习的成果和写作的多少，往往不成正比例。读书人拥有一间书房，就像一个战士拥有战场，有了用武之地。昔人有酷爱读书的，把书房容成“四当”：饥以当食、寒以当衣、孤以当友、幽忧以当金石琴瑟。一方天地畅游古今，笑看天光云影，领略大好河山。从古到今，接续了一种文化情怀，培养了一身书卷气，正是有了众多的书卷人，才不使斯文扫地，才形成了书香精神。

古代从书房到藏书楼，无论从规模还是藏书量，都是可观的。如官方的文源阁、文汇阁、文宗阁、文澜阁等。在民间也有著名的藏书楼，如宁波的天一阁，湖州的皕宋楼等。在我们平湖，大的藏书楼也有不少，如江南三大藏书楼之一的葛氏传朴堂，朱壬林的小万卷楼等。当然，一个城市也有了自己的书房，公共图书馆就是政府兴办的书房，无论男女、老幼、贫穷富贵都可进入，没

有了阶层的限制，是真正没有围墙的书房。“金平湖”城市书房遍布大小社区，在家门口就能阅读到高质量的书籍。当今的好时代，书的资源不可谓不丰富，读书条件不可谓不方便，但读书关键看自觉，别人强求不来。

兴起全民阅读。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的施行，为书香社会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动力，为“书香精神”的孕育给予了良好的环境。兴起全民阅读，这是培育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不让书香精神断绝的民族觉醒。读书虽然以个人层面为多，要想获得知识必须自己读书，学问的趣味，总要自己去领略。佛典说：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”。读书是一种朝自我、理解自我、产生自我意识、形成和塑造自我的运动过程。在社会融合高度发达的今天，我们已经不大可能一个人独善其身，成为了社会的一份子。同样，一个人读书与一群人读书，恰似一棵树开花与一个花园，其性质和规模大不相同。我们常说：一花独放不是春，满园春色才是春。书香社区、书香城市的创建，就是在提倡全民阅读。全民阅读有别于上学读书，而主要指一个人生活中的终身阅读，是一个细水长流、永不放弃的过程，是活到老、学到老的一种习惯。阅读习惯是一个人阅读的基石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，人们的心情浮躁而不稳定，要静下心来读书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政府推动全民阅读是一种行政手段，是鼓励、激励个体阅读的保障。平湖市开展的“农民读书会”就是政府推动的一个实践，取得了不俗的效果。但真正从根本上改变阅读方式，养成阅读习惯，还是任重而道远。

书香精神，除了以上三个关键方面，还会涉及到读书与致富的问题、读书与传承的问题、读书与民族精神的问题等等。其实，就读书与致富的关系来讲，并不矛盾。我们常讲书香与铜臭是相对峙的，其实书香未必香，铜未必臭。马克思说：“思想一旦离开利益，就会使自己出丑”，说明思想和利益也是一致的。我们也都知道儒家创始人孔子与《论语》，儒学说：“学而优则仕，仕而优则学”。学习有成就了，就可以去做官，做官就可以享受俸禄，说明读书与致富并不矛盾。在中国，也提倡“儒商”或亦儒亦商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都在说明读书与致富的一致性。至于读书与传承、读书与民族精神，都是很好理解的。

博览群书

领先的宋朝：从苏轼聊星座说起



《原来宋朝这么潮》
王晨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租共享马车、点外卖自由，苏轼也爱聊星座……原来一千年前的宋朝人就那么潮！

宋朝人比你更早享受“外卖自由”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汴京市民不愿做饭时，只需隔窗呼唤沿街叫卖的食贩，或是派家丁递上菜单，酒楼便会安排“闲汉”送餐上门，货到付款、定时配送，一应俱全。更贴心的是，商家会用带热水夹层的温盘为食物保温，让食客总能吃到热气腾腾的美食。就连宋孝宗都常点夜市外卖，龙心大悦后还会大方给小费。

宋朝就有“共享马车”出行。不想走路，又没钱养马？宋朝人早就有了“共享出行”方案！汴京街头，各坊巷桥市都有可租赁的鞍马和马车，就像如今的出租车，招手即停、按需计费——单程有单程价，包来回则费用加倍，租一匹马一天不过百钱，实惠又方便。不管是去白矾楼赴宴，还是出门办事，租上一匹马或一辆马车，就能轻松穿梭街巷，甚至夜间二更时分，仍能寻到租马。

宋朝人吃喝玩乐样样潮。夏天有冰雪冷元子、雪泡梅花酒等冰品解暑，滋味堪比现代冰激凌；日常用植毛牙刷搭配草本牙膏，讲究口腔护理；闲时可去茶坊小聚，参与门口的“大转盘”游戏；或是看一场蹴鞠联赛，追捧“大宋梅西”；就连星座文化在当时都已盛行，苏轼曾感慨自己与韩愈同为摩羯座，同病相怜。

她在生活的荒原上，寻找花园



《风中有只渡渡鸟》
毕啸南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知名作家毕啸南全新小说力作，一个女孩，一生要被“杀死”多少次？

关于女性困境，关于原生家庭，关于爱与被爱，关于自我救赎……

韩红、欧阳夏丹、许晴、吴昕、张越、朱婷、尚雯婕等各界女性为他的作品真诚发声。

渡渡鸟是种不会飞的鸟，有些人的命运也是这样。她在生活的荒原上，寻找花园。

芳草亭

愿每个生命，都能自在张扬

◎ 曹伟忠

翻开刘开心的《愿你可以在自在张扬》，我原本期待的是一个关于战胜病痛的励志故事，却意外地邂逅了一场关于生命本质的沉思。作为教育者，我们习惯于向学生传授“成功学”，灌输“凡走过必留下痕迹”的壮志豪情，而刘开心却以她“全职病人”的身份，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生命姿态——不是战胜，而是共存；不是留下痕迹，而是欣赏风景。这种截然不同的生命观照，让我开始反思教育的本质意义。

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，我们的教育体系几乎成为社会竞争的缩影。我们教导学生要坚强，却很少告诉他们如何与脆弱相处；我们鼓励学生追求卓越，却很少教他们欣赏平凡的价值。刘开心在书中指出：“能稳定下来的不是情绪，而是我们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和接纳。”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，敲击着我作为教育者的心灵。我们是否过于关注学生情绪的“稳定”，而忽略了帮助他们建立对自我与世界的深刻认知与接纳？

教育场域中，学生们常常陷入“努力却无力”的困境。他们被灌输“努力就一定成功”的简

单逻辑，却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。刘开心提供了一个温和而有力的解决方案——“把生活的重心放在每一件可以把控的小事上”。这让我想到，或许我们应当重新定义教育中的“成就感”，不再仅仅聚焦于那些宏大的目标，而是帮助学生发现并珍视那些“小小的成就感”。教育的美好，或许恰恰隐藏在那些微小而真实的瞬间里——一次真诚的提问，一段投入的阅读，一个被解决的问题。

更为触动我的是刘开心对他人目光的思考。在校园这个微型社会中，学生尤其在在意同伴的眼光，常常因他人的评价而扭曲真实的自我。刘开心没有给出“不要在意他人看法”这类空洞的劝慰，而是提出了一个更为实际的路径：“在学会反击与对抗之前，先成为自己的盾、自己的港湾。”这何尝不是情感教育的核心？我们应当教导学生，在要求外界尊重之前，先学会自我尊重；在寻求他人关爱之前，先懂得自我关爱。

刘开心的经历让我看到，真正的生命教育不是教人如何逃避脆弱、否认局限，而是如何与不

完美共存，甚至在残缺中开出花来。她与过去、他人、世界的和解，不是懦弱的妥协，而是历经风雨后的通透。作为教育者，我们能否营造这样一种教育生态——允许学生展现脆弱，接纳不完美，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对生命的热爱？

合上书本，我意识到教育的最高境界，或许不是培养出多少“成功”的人，而是帮助每个生命找到属于自己的“自在张扬”的方式。在这个既残酷又荒诞的世界里，教育应当成为那盏明灯，照亮学生前行的道路，让他们即使身处黑暗，也能记得自己是自己的后盾，是自己的港湾。

刘开心用她的生命体验告诉我们：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征服了什么，而在于体验了什么；不在于改变了什么，而在于接纳了什么。这或许就是教育最本质的启示——教会学生在有限中创造无限，在脆弱中发现力量，在不确定中保持从容。愿我们每个教育者，都能将这一智慧融入教育实践，陪伴每一个年轻生命，在各自的旅程中，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“自在张扬”。

在硬核悬疑中照见命运困局



《我不服》
紫金陈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继口碑力作“推理之王”系列后，紫金陈2026社会派悬疑重磅新作《我不服》炸裂登场，“推理大神”烧脑回归！

千万粉丝超级大主播 vs 生活陷入困顿的外卖员，人设崩塌 vs 绝境反击。当宠妻人设沦为流量工具，当平凡人生落入命运困局，一场套娃式“绑架杀人案”，照见人心深渊。

错位人生，谁是命运的导演？谁又是演员？“这就是我的命吗？哈哈，我不服，我真的不服啊！”“我只是想有一次，

我要说个‘不’！”

小说以叙述铺局，案情诡谲，反转不断，步步惊心。硬核悬疑之下饱含关照悲悯，层层布局之中直击现实痛点。

作家作品入围英国推理作家协会“匕首奖”决选，美剧改编权由美国HBO电视网高价竞得。

红楼漫谈

人生实苦，爱善能渡

——《红楼梦》巧姐命运的悲欣交集

◎ 殷建中

红楼一梦，写尽多少繁华与凄凉。

金陵十二钗中，巧姐是年纪最小、出场最少的一位，却也是唯一一个获得“现世安稳”的幸运儿。看完《红楼梦》中关于巧姐不多的笔墨，发现这“幸运儿”不是上天的偏爱，而是蕴含了母亲王熙凤的深谋远虑，更有刘姥姥仗义肝胆的涌泉相报，还有她自身因果轮回的命运慈悲。

巧姐生于七月初七，民间传说中的“乞巧节”，可凤姐说，七月是大凶之月，七月初七更是大凶之日，女儿体弱多病，多灾多难，她认为就是生日不好。这份自责与恐惧，是天下母亲们共同的软肋。

凤姐完全可以请德高望重的贾母赐名，可她偏偏求了一个乡下老太太——七十五岁的刘姥姥。这样一个精明强势的荣国府当家少奶奶，为了女儿，彻底地卸下了所有铠甲，向刘姥姥求取最朴素的祝愿。

其实，这里藏着中国民间最古老、最朴素的智慧。一说借寿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刘姥姥七十五岁，比贾母还年长。在农耕文明的中国儿心中，老人高寿是福气的象征。让高寿的老人给孩子取名，意味着把她身上的福气和寿命，借一点给孩子。二说贱名好养，乡下人没读过书，取的名字往往卑贱——狗蛋、丫头、石柱，这不是不重视孩子，恰恰是太珍视了，父母出于本能的保护心理，认为闺女爷看不上这些爹贱的

名字，就不会把孩子收走。曹操小名阿瞒，司马相如小名犬子，古今皆然。

苏轼经历“乌台诗案”大磨难后，写下《洗儿诗》：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道尽了辛酸与忠告。王熙凤放下身段和体面，用最原始、最虔诚的方式，为女儿求一个护身符，何尝不是这样：她不要女儿聪明伶俐、封侯拜相，只求她“无灾无祸到公卿”。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最朴素、最真诚的期盼。

刘姥姥是个庄稼人，土里刨食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第一次进荣国府时，她被人嘲笑、被人戏弄。可她不在意，因为她知道自己来干什么：她是来求生活的。可她身上有一种大观园任何人都没有的东西：土地的生命力，庄稼人的坚韧，底层劳动人民的朴素与善良。

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这句话在刘姥姥身上得到完美印证。她虽不识字，却比读书人更懂得人情世故。二进荣国府时，恰逢巧姐发烧，王熙凤慌张求助，刘姥姥不急不慢地说：小姐不近泥丸子，一身干净，但不要娇养了孩子。

这句话看似平常，却蕴含着庄稼人几千年积累的生存智慧。乡下孩子，该晒就晒，该饿就饿，反而皮实；一个女孩子锦衣玉食地捧着，不经一点风浪，容易

弱不禁风。王熙凤听了进去，因为她知道，这老太太说的，是命。

王熙凤一生狠毒，却对刘姥姥发了一次善心——二十两银子的接济。二十两银子对凤姐而言，不过一顿饭钱，对刘姥姥却是救命之恩。刘姥姥记在心里，一生不忘。

贾府败落后，巧姐被“狼舅奸兄”卖入烟花巷。那些曾经围着贾府转的人，一个个躲得远远的。唯独刘姥姥这个老太太，卖了房子，千里寻踪，只身前往烟花之地，把巧姐从火坑里救了出来。

这不是冲动，这是一诺千金侠义之举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刘姥姥用自己的余生，给了巧姐第二次生命。

《红楼梦》里人性最高光的奖杯，应该颁给刘姥姥。一个底层的农村老太太，没有铠甲，没有权杖，用一颗朴实感恩的心，进贾府，救巧姐，大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英雄风范。

书中还有一处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就是巧姐用一个大柚子，换了板儿手里的佛手。

柚子圆润饱满，象征团圆与缘分；佛手谐音“福寿”，象征福气与长寿。两个孩子无意间的交换，却暗合了命运的深意——巧姐后来踏实与安宁生活，恰是从刘姥姥与板儿那里换得。

可以这样说，巧姐的结局在十二钗中是最好的。她没有像黛玉一样香消玉殒，没有像迎春一样被凌辱折磨，没有像惜春一样出家为尼，没有像妙玉一样被强人掳走。她活下来了，跟着刘姥姥在乡下纺绩，安稳度日。

这不是堕落，这是重生。一念善心，万般福报。“偶因济刘氏，巧得遇恩人。”当年王熙凤无心的一念善，让女儿在最绝望的时刻看到了光。

世界万事，皆有因果。但存善念，天必佑之。

曹雪芹的伟大，在于他对每个人都怀有悲悯。他写王熙凤，不回避她的狠毒，也不抹杀她的母性；写刘姥姥，不回避她的粗俗，也不掩盖她的光芒；写巧姐，不回避她的弱小，也不忽视她的幸运。

繁华终究是过眼云烟，权势富贵终究是南柯一梦。但善意可以传递，因果真实存在。曹雪芹给巧姐一个“巧”字，就是要让巧姐的厄运反转。巧姐的幸运，来自母亲放下身段的深谋远虑，来自刘姥姥知恩图报的英雄义举，来自那枚换来的佛手所承载的福气。

巧姐的多舛命运告诉我们：哪怕命运如刀，总有微光照进。命运再无常，善念可回天。这世上真正能救人的，不是权力，不是金钱，而是人发自内心的爱和尚。